



写作周刊



找记者 上壹点
A14-15

齐鲁晚报

2022年10月24日
星期一

思
想
光
华
文
字
魅
力

□ 美编：陈明丽
□ 编辑：向平



【回味无穷】

那些京剧趣事儿

□许志杰

我的京剧基础来自父亲，他是一位兴趣广泛的蒸汽火车司机，为了方便听戏，父亲先是买了一台羚羊牌晶体管收音机，后又买了一台东方红牌留声机，那种用摇把子上弦的手动唱机。其实父亲并无唱京剧的天赋，但是喜欢听更是超级票友。回家来不是打开收音机听现代京剧，就是把留声机打开听那种胶片唱出的京剧。耳濡耳染，我也学了几句，慢慢哼着竟能连起唱腔，跟着板、眼上道了。

有一位跟着父亲当学徒的栾叔叔，家是烟台地区黄县（今龙口市）人，少小喜欢戏曲，后来考进县里的京剧团拉胡琴，就是我们说的京胡。不知什么原因，栾叔叔放弃了自己打小练功挣饭吃的本领，再起炉灶，干上了毫无瓜葛的蒸汽火车司机的活。那时候他的家还在黄县，回去一趟不易，经常和一帮伙计跟着父亲回我家，吃我母亲做的几样拿手菜，喝点酒，之后便在院子里听京剧，唱京剧，栾叔叔都是带着他的胡琴，边拉边唱。我也跟着掺和，高一腔低一嗓，在栾叔叔的指点下，学到了点滴京剧唱念做打的小知识。

在学校我会经常把自己掌握的一些不完整的京剧知识兜售给同学，教唱、领唱也是经常的事。小学四年级的时候，班里从东北转来一名同学，挺厉害，实事求是地说，他的戏唱得比我好。有次我带着同学们一起唱《智取威虎山》中参谋长少剑波的唱段，“朔风吹，林涛吼……”，唱了没几句新来的同学插话指出哪里不对，尤其到了“山河壮丽，万千气象”，被完全否了。这是我第一次遇到的挑战，也是最碍面子的一次挑战，但心里也拿不准，就放弃争论，让新同学领唱，我在一旁边听边琢磨，的确还是新来的同学唱腔更准确，唱念更加清晰。回家打开留声机一连听了好多遍，予以纠偏，有了很大改进。写到这里，打开手机里存着的《智取威虎山》，跟着哼唱起来。仿佛，又回到了那个破旧却充满了朝气的教室里，还有我那些可爱的同学们，你们好吗？

人口多一些的大村，一般都会排练一出现代京剧，至少是演几段折子戏，这是一种态度。有年冬天，在公社文艺宣传队的帮助下，潍县京剧团也来人指导，村里一些稍有文艺细胞和戏曲基础的人组成业余京剧团，开始排练全本的《红灯记》。一伙白天要干农活的人，晚上放下农具，摇身一变，要排练京戏，不容易。

演出那天，大街上挤满了人，前排好位子提前一天就被人用板凳、砖头、石头占满了。演出有几个失误，其中一个第五场“痛说革命家史”中，李玉和被鸠山队长请去“喝酒”。铁梅扑到奶奶怀里痛哭，问：“奶奶，我爹……他还能回来吗？”奶奶：“你爹……”李奶奶并未直接回答铁梅的问话，而是说：“铁梅，眼泪救不了你爹！不要哭。咱们家的事应该让你知道。”再后便是李奶奶的著名唱段：“十七年，风雨狂，怕谈以往……”但是演出中高度紧张的“李奶奶”，是村里的一位民办教师，被“孙女”李铁梅——生产队的会计，按辈分“李奶奶”还得喊“李铁梅”姑姑。错乱的语境中，李奶奶被铁梅的这一问给问蒙了，忘了下边是怎么回事了，但毕竟是当民办教师多年，具有临危不乱的处事能力，于是急中生智，来了一句：“我看够呛”，且用的是老家的方言，极接地气，引得满场哄笑。

演出的另一个失误是第十场“伏击歼敌”，最后那段精彩的武打戏，叛徒王连举被磨刀叔叔一枪击毙，之后与鸠山经过了几个回合的肉搏，磨刀叔叔夺过鸠山的大刀，一

刀刺向鸠山，后背进去，前胸出来，鸠山队长当场毙命。凡是看过电影《红灯记》或县级以上专业京剧团演出的人都知道，这出戏的高潮在磨刀叔叔挥刀刺向鸠山的后背，技巧在磨刀叔叔挥刀刺去时，鸠山机警转身一躲，把磨刀叔叔刺来的大刀夹在右臂的腋下，顺势前倾趴在地，刀把子还露在外面一截，老远看特像大刀刺进了鸠山的后背。如此高难度的武打戏，专业剧团要排练上百次，甚至更多，哪是一帮农民凑在一起，几下子就玩得了的。年轻力壮的生产队长扮演磨刀叔叔，又胖又矮的保管员演鸠山，在场下观众一片“宰鸠山”的怒吼声中，磨刀叔叔挥起手里用木头仿做的日本军刀，跳起来就刺向了鸠山。毫无防备的鸠山队长扮演者，本来岁数就有点大，偏胖，步履蹒跚，知道后边的军刀已经刺来，却忘了怎么躲避，只听“咔嚓”一声，军刀折断，鸠山真的被刺中后背，一声惨叫，哇当，趴在了地上。

我没在现场，无法想象当时的情景，反正那天的戏演到这里结束，以后没再演过。我们村地处胶济铁路济南到青岛的中间地段，铁路绕村而过，地理位置非常重要。1937年底日军全面占领山东地界，为了胶济铁路的安全，日本人在村南铁路边建了一个高十多米的炮楼，驻扎着十个日本兵，听说还有机关枪之类的重武器。即便如此，铁路还是经常被抗日队伍破坏，日本军人也曾先后对我们村进行扫荡，有十多位抗日村民被杀害。因而村里的人们对日本鬼子一直怀有深仇大恨，对鸠山更是恨不得一刀要了他的命。猜测，演戏至此，家国仇、民族恨，一起涌上心头，这位年轻的生产队长忘了自己是在演这个角色，仿佛面前真的就是一个鬼子站在那里，于是，一刀下去力千斤，戏——被演成了——真。后来听说，上述故事影影绰绰，有些移花接木的演绎。

我和现代京剧密切接触的高潮，是参加了潍县京剧团小演员的招录。那年我上小学五年级，记得是秋天，临近中午，班主任老师许介亭（按村里的辈分儿，我得喊许老师老姑姑）把我喊出教室，告诉我县京剧团到学校招录小学员，学校推荐了我，赶快去吧。这事使我顿觉茫然，一点准备没有，再说平时那么哼哼几句就去参加京剧团的考试，那不是去出丑吗。可是学校推荐了，许老师平日待我极好，确实无法拒绝，只好硬着头皮，一脸的无奈，手足无措，仓促应战。

考试地点设在村联办学校办公室里。好似县京剧团来了三个人，两女一男，学校音乐老师也在。怯怯懦懦走进教室，听老师先介绍了我一下，叫什么几岁之类。京剧团一女老师问，你会唱什么曲目，我说能哼几句，《红灯记》和《智取威虎山》、《沙家浜》什么的，就是唱不完整，有的还背不过词。男老师说，那你就随便唱几句吧。我说就唱《红灯记》里李玉和的那段《天下事难不倒共产党员》，“一路上，多保重，山高水险……”说着，我便唱了起来，而且一直唱到底，当唱完最后一句“天下事难不倒共产党员”之时，好似有人拍了几下巴掌。这个对我鼓励很大，当京剧团的人问还能唱哪段时，我毫不犹豫地《智取威虎山》杨子荣的“老乡，我们是工农子弟兵”，这段也上气不接下气地哼哼了下来，中间有两个高腔没有顶上去，两处串了词的地方。唱完，老师和京剧团来人都没说话，也不知行还是不行，这事就算过去了。

过了很久听父亲说，人家京剧团的人觉得我眼小，扮演李玉和、杨子荣这样的英雄人物不合适。又过了多年，父亲才说我没有被招录并非眼小。这点事对当时一个十来岁的孩子来说，不会放在心上，到了现在更不是什么事了。

【烟火人间】

只要家里有孩子就全是童年

□孙道荣

与妹妹3岁多的小孙子一起走路，你得讲究。

“你踩到了我的影子，”他不满地说，“我的影子会疼的。”说着，坚决地将你从他的影子上推开。

他的影子，铺在路上。路是平坦的，影子是舒展的，他高兴；路是高低不平的，影子打了折，层层叠叠，他也高兴。影子在他前面，他喜欢追自己的影子。他跑得快，影子也跑得快；他停下来，影子也停下来。就是追不上，永远追不上，但他不气恼，嘟囔着：等我长大了，我就能比影子跑得快了，你看看，爸爸跑着跑着，他的影子就不见了，被他甩掉了，爸爸的腿长，影子怎么能跑得过他呢。有时候，影子跟在他后面，这让他很不放心，走几步，必扭头看一眼，生怕影子跟不上自己，又担心它像隔壁王奶奶家的小猫一样太贪玩，一不留神把自己走丢了。他最喜欢影子跟自己平行走，一眼就能瞥见。在左边，就拿左手去牵它；在右边，就拿右手去牵它。就像爸爸在左边，他就左手去牵爸爸；妈妈在右边，他就右手去牵妈妈。

太阳下有影子，他喜欢太阳；月亮下也有影子，他也喜欢月亮。城市里到处是灯光，亮晃晃的，哪里还看得见月光？他看得见，并且能够清晰地分辨出哪个影子是月亮给他的，哪个又是路灯或别的什么灯照出来的。他在月光下走的时候，抬眼看一看月亮。这一看不得了！他发现啊，月亮是跟着自己走的。他往东走，月亮就往东走；他往后退，月亮也跟着往后退。他爸爸说，月亮也跟着我走。他不相信，他有证据啊：宝宝跟着妈妈去超市了，就不能跟着爸爸回家了；月亮怎么能既跟着我，又跟着你呢？他爸爸说，那我抱着你，你看看月亮是不是跟着我走的。在爸爸的怀里，他看到月亮确实是跟着爸爸的脚步移动的。不过，他很快就有了新的发现：爸爸，是因为你跟我在一起，月亮看见了，才也跟着你走的。

有一天，我问正准备上床睡觉的他，你睡觉了，你的影子怎么办啊？他掀开被子，说，它跟我一起睡觉啊，你看看，它已经钻进被窝了呢！我没看见他的影子，我看见了它的屁股蛋。我逗他，那你睡着了，一翻身，不是压到它了吗？你会压疼它的。他惊讶地看着我，一本正经地说，舅爷爷，我翻身，它也会跟着翻身的。它才不像你那么傻，才不会被我压住呢！

我就喜欢他一本正经的样子，一个3岁多的孩子，一本正经起来，可正经了。

每次我上他家，他都要缠着我跟他玩一会儿。自从50年前，我告别了自己的童年，25年前，我的儿子也告别了童年，我就远离了童年。妹妹的这个小孙子，是我们兄妹中第一个第三代人，他的到来，让我们这个大家庭一下子又跟着他集体回到童年了。这时候，我才发现，自己已是小孩子眼中慈祥好玩的爷爷了。

他听说我有点不舒服，就要给我打针。先问清楚了，是在胳膊上打，还是屁股上打？我说，胳膊上吧。他就揉揉我的胳膊，一边揉，一边安慰我，舅爷爷不怕疼啊，宝宝打针很快的。“啪！”手指头戳在我的胳膊上。我佯装龇牙咧嘴。他赶紧轻拍我的背，舅爷爷乖，不哭啊。他给我看了病，打了针。我得配合他，让他像个神医一样，药到病除。我振作精神，继续陪他玩。

吃过晚饭，我离开的时候，他忽然拉住了我，很认真地跟我说，舅爷爷，光打针还不行，我还给你配了药，你回去记得吃哦。说着，让我张开手，接他的药。什么也没有。但我很认真地接过来了，并答应他，回去就将药吃了。

我从一个3岁孩子的手里，接回了离我而去已50多年的童年。

只要家里有一个孩子，就全都是童年。